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IS2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楊道行集三十三卷(二)

〔明〕楊千庭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青棠集八卷

〔明〕董嗣成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四三

來復堂遺集二十五卷

〔明〕曾維綸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二六〇

玉堂遺稿□卷(存卷二)

〔明〕蕭良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六五五

楊道行集三十三卷(二)

〔明〕楊于庭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道行集

十七卷》提要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

目錄

序下

曹和州給由序

楚兩生僕誥集序

史隱集序

汪博士陸楚滿校序

袁先生堂數下序

兩顧先生集序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目錄

一

鄒孚如母夫人壽序

中憲大夫池州守杜翁八十二序

封君許翁八十壽序

張母壽序

李太宜人九十序

程翁壽序

王母魯孺人七十序

汪東泉六十序

戚母孟孺人七十序

兩峯先生詩叙

張小溪六十叙

歐陽翁暨配林孺人偕壽七十叙

封君李翁暨配孺人七十壽叙

桂軒張翁七十叙

外舅吳翁七十叙

七經思問叙

蘇子長詩序

表叔質難序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目錄

二

張毋朱孺人八十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

全椒楊子庭著

序下

曾和州給由序

天下不治其弊在吏治。屬相蒙夫使下蒙屬而上以屬蒙是上下皆為蒙而世安得治。雖然屬之効以月日計久之敗真之効以歲計久之乎此良窳之別也。曾大夫為和州三年于茲矣其監大夫之持三尺法之者幾何人矣其部父兄弟之耳而目之者又幾何人矣而其言守廉者寬仁者明有斷者威而不殘者平徭薄賦胥百姓如賓之懷者見善若慕見不善若浼井井斬斬郡以大治者疏相接頌相傳也已滿三歲兩臺為之請于朝大畧言守治行為江以社第一宜進守秩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吏部覆言守果賢有狀宜如兩臺言。制曰可于是和人幸得晉大夫而又為大夫父母貤封慶其縉紳王君馬君將西采以賀而介不佞門人張尚儒以言請楊子庭曰余于曾大夫信真之漆于屬百相倍也何者其父也

所制又銘見馳父駿見世未有屬而父者即一人卷
之一八旁而嘆之矣且也三載考績倣自虞周而漢
吏二十石課最詔加秩賜金守郡如故夫非想其家
屬故需之耶大夫以其真心理禁若家事而和之人
亦信大夫如父母以彼其誠雖可馴鯉可去而金石
可貫也倘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耶庭不佞手
和為隣氓陟伏田間未嘗敢造請乃大夫過里則時
時式不佞廬或遣人致餉焉而去即陶潛朱百年不
能得之于其傍郡刺史如不佞也以此觀大夫豈非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二

廩廩有禮讓君子風者哉而使得千百曾公布列天
下監大夫守若令則何至以其質交相蒙而世又安
得不治也今 天子既置書勞大夫度且暮以公卿
召必問大夫何以治和州大夫者其對必以為此
主上德意臣何力之與有然此自不佞信大夫經術
翩翩不至若龔遂須王生教戒矣

楚兩生懷詬集序

楚故多材黃岡則樊欽之先生與余善余既廢而會
飲之令吾燕閒脉余以其弟玉衡暨漢陽李生若愚

所為博古詬屬余序則集名懷詬業取諸騷經云然
兩生方羔雉縣官名無脛而走天下則奚所侘傺于
志而為此牢騷不平如左徒也者即有司者一再試
而失生豈其不忍湏臾之不售而託之乎騷何詬
尤之與有何校濯之為也抑楚人善怨自其天性然
乎非耶乃其旨則已具在余友鄒乎如序中不具論
余所為廣兩生者吾以為詬則無務蒙之吾以為無
詬則無務懷之吾以為詬而無詬無詬而詬則無務
執塗之人而問之蓋吾家子雲書出而衆相詬也獨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桓君山以為後世必有知子雲者藉令終後世而無
知于子雲何詬而顧力懷之耶亡論土苴即行不悞
影寢不愧余而或辟然詬之况嘗慄斯嚙嚙而
世不謂詬也兩生何懷焉夫名者其物羶而不必有
也詬者可懷而不必然之數也是以君子居其實不
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然而縱兩生之力之所至當必
有以自信而無詬于人者而其于余言乎何有余姑
以告欽之并質之乎如交相勗焉

吏隱集序

自楚黃樊欽之之與不佞處游也而庭時時讀欽之詩矣已從欽之讀其弟玄之所為文業為序又讀其子維藩所為疏義業為序而喜可知也曰吾未見山川何盛生諸樊若是楚雖數材乎則安所從漸于家世而駁發光光也欽之曰衡之學本之家封公嵩川先生云先生集今具在而以吾子之序好不佞其幸一言敘之庭謝不敏已卒業而后知欽之兄弟父子其所漸于先生者遠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大都本之語孟六經而旁及百家諸子裨官之說其為文揚道行集卷之二十

不以彼易此先生以欽之貴封官于朝集名吏隱者其為博士自名其齋云欽之既為名御史而其弟又相繼舉進士子以里選對大廷所謂胚胎先生之光而益過之者非耶然以庭之不文而獲敘先生之子之孫之業已又序先生所刻采于先生藉甚矣汪博士陞楚藩授序以今觀于博士汪先生之遷楚藩授也其不快快于中乎蓋先生五年訓而弟子習先生也于法得六館不則郡邑文學掌故矣顧今之遠遼東樞王門也者茲其故難言哉楊于庭曰余往謁先生未訥不出口退語諸生以為長者長者云然至其燕驕臍臍不謂先生行宜有贈則微言不佞庭不佞庭之謂邑侯樊使君也則相與惋惜先生以為不得志于六館及文學掌故云使君楚人而庭因為先生問使君以楚也使君曰夫傳楚藩者愉矣庭曰藩傳則何震之有而使君顧欲張之耶使君曰子亦未聞藩大傳之朝于宗人而夕于儀也夫宗儀而賴國家之靈則

既半于楚矣而其屬之請名者請封者徵傳蔑以聞也于是乎潤傳而傳有以自潤而何患乎貧然此猶其小者也楚宗而既多矣于是乎有賢者有有禮者風流者能詩者善飲酒者奕者鼓琴者蹴踘者徵傳蔑以好也于是乎雖傳而傳有以自矜而何患乎病然此猶其小者也且夫楚之有洞庭雲夢猶其遠者也黃鶴仙人鸚鵡處士夫非四方之所侈于楚者耶而傳偕其宗儀眺于斯咏歌于斯彼且為方外游吾亦與之方外游彼且為無町畦吾亦與之無町畦奚不可也庭中使君張楚乎使君曰唯唯否否夫吾所云鄙人何不惡也至如鷄肋之味則吾子既知之矣于是廣復于仁有嶧而餞汪先生且告以爲所聞于樵使君者如此也

袁先生掌教下邳序

今天下無真才其原在士不豫教而教士之無法其弊在世之跡學官為甚輕 祖宗朝學官滿九載最即入爲給事中主事御史以故重自愛而其不嚴而成廼今渺矣積資五六年訓遷諭諭遷州學正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六

六

府教授官亡論庸衆人即如吾邑論袁先生者自其徒其寮以及其監司無不知其賢表表也顧董董得一邳州學正也者茲可謂跡學官不甚輕耶楊于庭曰官之輕重歸人爲也博士纖趨夫先自輕也矣安能重我若袁先生者世將九鼎視之矣必博士又奚必給事中主事御史諸生潤仁嶧居美進曰何也庭曰余往典濮州比見其屬之訓若諭甫謁見即以其顯人介紹來余心啣之已聞其藉之同榜某達官某雖無爪葛必對曰是某之中未姻婭也姓同則其子弟父兄也即微監司問之亦必先為事端自夸見蓋今學官大都然矣乃廣陵之族袁為大今袁先生者即左方伯竹谿先生之從子而今御史某之兄云然先生位枏五年余竟不知其家門若是盛也微獨余不知即先生居恒亦未嘗為諸生道一語頃邑大夫樊公知而問之先生猶囁嚅不即對以故樊公為余言先生長者高有行誼人也雖倪首一博士可與纖趨蓬累之夫同類而共跡之耶邳州守故當與先生朝夕見乃其人即鄭君向嘗尹來安余知其賢知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七

七

必器重先生如樊公無疑也余又聞邵州為古下邳先生其為我問鄭君世所稱說此橋進履之跡猶有存焉者乎余少負氣不能下人竟以敗令方歆學道而恨無黃石老人教我然觀袁先生與諸生處四五年而短無一語自見其家世則先生于黃石之學似有見解者然余所以亟重先生也

兩顧主母夫人壽序

毗陵蓋有兩顧生云頃余舉于鄉也全顧季氏明年成進士全仲氏顧仲氏等已起家尚書郎顯矣第亡楊道行集卷之二十

所愉快而時時慨然然則誰是一二兄弟問仲氏故仲氏曰而或不然也意然屬索鍵從執事其謂一官惟也父背母六十歲若我何藉令歸而伏子舍取親中常願瞻自西伏臘一斗酒壽太夫人也簪組之樂不闕于此矣余數聞此于仲氏心忤忤動焉余尊人老在堂也夫上豈其以鼎食娛太夫人春秋高念孺子哀然起徒步自致于青雲之途不令地下人一觀也不愴然思乎時時伯季氏長跪上太夫人后太夫人徘徊而念仲氏薄游燕市間也將無獻

獻能酒乎使者奉仲氏書至大夫人得不敘敘問孺子亡恙北方寒瘕習水土未每飯幾孟得無念媼瘳乎仲氏孳米太夫人送之門也不昭昭悲乎太夫人余不知余尊人念余念太夫人于仲氏不殊也仲氏以故歡歸邪尚書郎滿一考秩父母如其秩仲氏所為錫太夫人直且暮間不具論且也丈夫為縣官陳力脫一休沐不得第甘之耳夫何以解用附立身顯親之義孝之大也仲氏既即歸言臣憲成母老乞陛下財幸子告計必報可耳然其于太夫人所為摩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

九

孺子勞苦何如哉方先贈君太夫人隱賣漿家也則唯是不巧之志在仲季氏付氏一旦而籍曹郎而太夫人豈可知也曰庶其成而父乎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為之計則必祝之曰必使孺子長守位也而仲氏則矢而心能而官備陛下驅使余知仲氏所為太夫人壽者不在承顏在繩志不在沫濕相煦濡在奮身一當令天下稱是母是子也余少兄弟而念家尊人老也計銓則外吏也將不有瘦邱郭九折阪如王陽所畏道者乎傳有之豈不懷歸長此簡書

入廬鹽之訓導尊人之指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氏之弟之兄皆足為仲氏娛太夫人而仲氏容與其
身于承明之廬以卒先贈君太夫人之志若是而尚
刺刺不大懌耶而脫如不佞牛馬走則又何以藉手
奉其尊人懼耶故余所謂壽太夫人者如此其為我
謝季氏有而兄弟在仲氏從簡書可矣

鄒子如母夫人壽序

乎如鄒子起中書舍人也則奉母夫人鄉之京師亡
何鄒子連吏部主事而猶用舍人得恩數云 勅曰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十

爾鄒氏占鳳從名儒之隱匡翼高標夢熊毓哲嗣之
才物義訓朕甚嘉之其封爾為太孺人當是時太
夫人既升命子宜邸則敘敘語鄒子曰自吾為汝家
婦而世負賤幸汝成進士而汝父不少頃吏待汝封
也唯是未亡人獨幸逮汝言已舉酒酌地呼先贈公
泣鄒子及左右皆泣而太夫人又指其所佩珠翟冠
及霞帔曰嗟乎吾乃一荆布老婦而孺子則華門閥
貴人也如妾為縣官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朝廷以
重恩之故施及孺子父母而孺子安得忘報塞也乎

鄒子跪謝曰兒敢不努力明年鄒子進員外郎而太
夫人忽忽思歸也于是員外郎疏言臣母鄒迎養京
師且三年今且歸臣誠不忍母老人獨行謹按京朝
官送母還鄉故事惟 陛下幸許 制曰可而鄒子
者復奉母太夫人之雲夢矣會其明年太夫人壽六
十而鄒子以請于其友人楊子員外郎戶部者楊子
謂鄒子曰太夫人欲歸乎曰欲之子請急而還太夫
人也于太夫人意何欲曰余不忍余母獨歸故請急
母不欲也楊子曰余固知太夫人不欲也何者子往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十

地對時太夫人不誠乎令母忘 朝廷也乎子歸而
婆娑奉萬壽觴意甚喜然太夫人必重誠子曰孺子
丁時休明列在華署不能夙夜爾位陳力縣官者
不願舉子之觴且也老婦幸強飯子趣治裝北上掛
意服而官無念我度為誠如是子以何對猶記鄒子
初入吏部以書問余子何以教我余復之曰子銓吏
也銓典才才備材為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材故寸
有所短尺有所長子慎掄之而已今鄒子為吏部二
年矣其所得棟者梁者幾何矣倘亦其吐哺握髮

中憲大夫池州守杜翁八十二序

燕趙間世家則永年杜氏今其翁壽八十又二云翁起家進士官至二千石老于家子八人第進士者

二人領鄉書各一人各執各十數人每壽翁則絲
永巨羅繞膝而舞其舞亦淺矣不佞庭往及第

楊道行集

五

仲子今給事慶曆中又同官云以故習翁鑒鑒事上
行實 肅皇帝時爲人使而翁爲郎西曹也今會

臣以危法中會以大夫反夏相國獄屬翁翁寃之

甯人承旨兼翰林相國御史大夫而柄臣業啣翁矣

守池州有異政而會從計吏計吏則最池州乃柄臣

文不欲最池州已又遍入許都國守相賂而池州獨

亡餘則大恨守守部內墨者庶不免于守則厚賂枉

子業爲地而守又爭之以爲惡有魚肉百姓如某

者而可勿問也則戶部之計其民之姓

者庭往所聞翁于給事如此也給事又曰父老矣自

縻兄弟挂仕版而父時時慕之曰毋以我故不亨于

官而竒而幅我所爲清白詒君曹也以故歷歷摩自

澡礪不歆實翁問為堂構蓋云楊子庭曰余子杜翁

而知天人之交相與也詩云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婦勝夫當大慙竊柄苞苴公行而翁以忤旨罷去

也壯夫豪士謂爲不平而豈知天之報翁于廿年後

若是厚邪炙手可熱賤不踰時承望宵人盡先朝露

而窮躋脩齡完祀又金穆皇帝及今上再覃

勸通行集

卷二十一

十一

恩復翁秋進一階而翁之子則翩翩振振燕鴈之毛

燕磨之趾即史所謂不若亡是過蓋至是而終之

天始定矣藉令有量者汶汶沉沉習焉縵指而一切

從貴人所許續順指募敢詰即暴貴車上僦像之父

曉之今即着不得比于里祭酒而天又安肯使之高

年而多子孫又盛和夫壽天厚之人成之故木壽其

如松栢其託之高山幽谷者天也而其亡斧斤牛羊

以完其天者也。萬年如一日，多子孫如無憂之天矣。

而翁生平挺意東作不欲廢天帽以暇嘗軒者進絲

事兄弟益脩而行之給事公歷下歷下人尸祝令已
今過里里歲祿則捐梁千鍾賑里人授今給事留垣
所條上大都繚繚達國體禪君德非苟焉而已藉
是張而翁令脩名與天壤並則所為完翁之天者固
弘且遠哉語曰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為有德夫饗莫
如翁之所云世載其德者也昨僥得之也

封君許翁八十壽序

天地淳龐之氣其鍾于人也厚則其發也緩而長培
塿之山其木不昌高山大澤扶輿蜿蜒而後產為松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四

栢為榲桲歷千百歲而材大履彼其所託根者厚也
天目之山雪川之濱篤生許翁實吾師大京兆敬菴
先生父云先生初郎銓曹貤封已出僉粵中臬旋仆
為轉運倅稍稍起至駕部郎復出為旰江守用年勞
選督學副使至今官蓋通籍二十六年而後列于
九卿也者之非所云其發也緩而長者邪先生丞南
同時不佞年庭以諸生受業門下竊見先生所稱說
大都皆先民長者斤斤左矩右矜即真獨無情容乃
其性方毅不能訕意事貴人往新鄭江陵繼執政媒

致先生不得則心望而先生坐是默默也顧先生賢
朝章抱經濟大畧其處分禁剝若素定雖三公九卿
貴易之云故余嘗以為先生之品如蒼松古栢千日
凌霄而竊意其尊人必有為之高山大澤者以厚積
其氣而駿發其施不然何盛生此人也已余游四方
時與先生相聞問亟訊翁先生起南京兆攝問事
而而不佞于庭亦以使事過里得侍先生聲咳因
問曰翁壽幾何矣先生曰今年之二月六日父壽八
十矣余喜前賀復問曰翁強飯乎先生曰父年雖老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以通合章時發篤實光輝三復斯言則先生之所得於翁者固深乎固深乎夫龐眉皓首往往而是泐留無述則厥算一蟪蛄蜉蝣焉唯夫翁厚積其氣以詒先生而先生益過而大之以與古所稱三不朽者並則翁之壽固三光永永矣不佞于庭亦有專人焉然其于先生含章篤實之訓何有而又何以藉手為尊人壽也

張母壽序

于庭少握槩則大張君燭全社云大張君晚謬諧納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七

余而余以故莊事君父間入謁其母魯夫人而太夫人時年可五十也君父曰東蒲翁磊落大度聞其兒及楊茂才游則喜茂才過翁翁輒趣太夫人帳具而太夫人輒呼僮奴蔬糲難倒甕釀而款茂才乃罷其為大張君重客如此當是時二張君煥尚未冠而其季張三者則余猶記及大張君講藝之日而太夫人舉焉者也余既桂仕藉四方游而東蒲翁為李聘余七女弟余亦時時書相聞其三年來東蒲翁余哭之于鄆城邸又三年余叨後豫章過黑省觀而果

大張君相與握手道故已升堂拜母母辭不見然張君言母髮既白髮非復講藝時而二張三張余亦不復識其貌蓋別已十年于茲矣余有友而姻張君者金君仁吳君居美謂余曰以子之好大張君而其母以明年正月一日六十壽子其若之何余自惟惶惶如昨而已不逮東蒲翁而忍及太夫人壽展聞無以當舉白則何世執之為也顧別亡何而太夫人已六十藉令嗣今而耄而耄而百歲期願忽忽耳安所稱久視而藉手介太夫人乎古之言壽者曰無疆曰萬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七

人脫也沁沁焉汶汶為寐而頤頤而堅而孺子甘焉
之謂何夫樹不必滑亦不必見操心畢力升沉以之
故傳言補天言填海夫海非可填天非缺也喻能樹
則窮天也地無難也最諸樹之少無令為張也母也
者不歐不孟而漸派若田舍姬則張君兄弟任矣

李太宜人九十壽序

太宜人者奉政大夫濟南郡丞小湖彭先生配宣城
訓導封承德郎主事公母而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
夢祖祖母也不佞不逮郡丞頤從長老時時稱說郡

楊道行集

卷之十

文一

序

丞丞三大郡竝藉甚其人如高山峻嶺蒼松古栢然
風米可想已不佞為諸生而偕戶部君游拜君父則
又儻蕩夷舉風騷自命龍虎變化不可縛捉人也而
戶部君全不佞成進士又為察院知其人蘭苗玉璫
淵停嶽立翩翩佳大夫也然而微太宜人蔑有造于
彭氏三世矣何者左右相攸雞鳴待旦則郡丞所繇
成也愛而能勞三遷不顧則承德所繇肖也舍飴而
美施于厥孫則戶部所繇遠也以故年九十而耳聰
目明行步矍鑠蓋若為彭氏三世報太宜人者茲固

天乎茲固天乎或以問駕部楊子若太宜人者古之
人有諸楊子曰女行不出閭蓋其難哉傳言婦吾得
一舉案人焉傳言母吾得一和熊人焉之兩者非不

先光彤管矣然未有兼夫與子而成之者也矧子孫
何者數猶幅也織既定能素而長乎且也精彈子少
昏于耄姬摩其孫而沫溫煦濡教斯掩矣乃太宜人
固粉黛者流非有王公大人之識經史之雅也而以
成郡丞公為能婦以成承德公為能母以成戶部君
則又為能祖母噫嘻一婦人而坐見其夫與子及孫

楊道行集

卷之十

文一

序

三世之成其視董董一成其夫一成其子若舉案和
熊者相去為何如而彼猶令人艷羨嘆慕而不置在
于太宜人當何如也而載籍所未有者于彭氏得之
今之執醕而上太宜人壽其樂又何如也夫以太宜
人不世有而庭辱太宜人孫今年又最親法宜撫拾
太宜人事實以告太史故于是乎序

程翁壽序

蓋自不佞之及鮑商應兆游也而以故習程君湛已
從湛知而翁而翁者新安人所稱西館小山公而休

今所敬事祝哽為老更也者乃其少亦嘗商吾
無父老猶能為余言之于是翁雖布衣人乎其
已無腰而走江南壯矣今歲六十則應兆為介余
言云翁之言曰語有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夫
所貴為商者誼為上名次之貨為下故鼎食素封連
騎擊鐘將乾沒不佐里井之急以殉身乎將推埋恣
睢以杆當世之文罔乎抑厚施而薄望振人之急而
不尸其功以為名高乎烏氏保巴寡婦以彼其誼動
萬乘故足術也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為有德此賔會
物言行集 卷之二十 十
市兄之行吾不忍為也是故其商吾雖及毗陵也歲
息若干取子錢十二券而負輒折之王祈之病涉也
翁曰我榆哉已歲祿捐粟若干鍾賑饑者蓋自宗族
逮里人待翁而舉火者幾何人矣余所聞新安人及
離父老者如此而應兆曰翁非自施也自其少而佔
俸里塾間而隣有妹欲就翁翁不可也于夫冥冥
而旅行者亦可以興起也矣已五十而廢箸而猶趨
二子施老不衰止倘所謂天性非耶楊于庭曰樂施
之謂仁能提其躬之謂義勤而行之之謂仁余于小

山翁見三善為傳曰六十始壽翁自今六十而七十
而八十而九十尚盛德乃翁俾新安人及離父老永
乃樂為之在抑之戒余故詩不敢不因應兆以告
也
F. 壽人七十序
里有女王母魯人云母余元舅傳嚴先生配
而先生階之其行誼挺挺有丈夫概而自其為冢婦
而并儲乎其行誼挺挺有丈夫概而自其為冢婦
事舅姑固已婉婉稱能婦矣先生少耽讀孺人緣集
物言行集 卷之二十 三
佐之讀比得雋乙榜以官而孺人又荆布佐之官已
在焉而稱未亡人而拮据摩兩兒一陪一扶光光亢
宗則孺人之大有造于王氏三世也往孺人六十壽
也而不腆祝釐之言則既千里而屬之甥庭氏迄今
癸巳而亦越十年于茲矣則孺人且七十而庭亦免
而歸矣于是感備魯子吳子江子謂庭宜復有言固
以請庭則俛而愴先宜人願今其屬餘幾無寧謂一
舅母在而嗟焉無以侑一卮則惡在渭陽為也抑小
有妙繫不得事而又何以壽孺人孺人子儒士君

左右就養無方服勞不解母憂而伏棺每鐘粥兒
嘗而扶夜唧唧呼侍婢必前應曰兒能起母寢語適
就寢然未嘗一夕解衣帶也郎中令建取親中帶自
浣渝方君茂美傳曰孝子愛日如儒士君所以養孺
人藉令君一日而致公卿左五侯鯖右熊蹯以羞阿
母寧易之乎又令麻姑爬背王母投苑安期浮丘之
屬各以其方主進君且叱去知不及嘻嘻斑斕惟也
若是則庭又何以壽孺人抑庭猶憶犬馬年始三十
而為孺人六十壽今且四十而又為孺人七十壽以
暢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汪東泉六十序

新安之族汪為大汪氏老則今六十壽東泉先生云
余不識翁何如人也而鮑應龍氏以翁婿廷株來則
具言翁獨行好脩君子也余于廷株不甚習而應兆
所稱說知不虛鮑子知我也聞之應兆翁蓋業商者
云商之道頗有拾印有取焉獲精焉惟力是視而公
獨曰否否語有之貧夫死財烈士殉名夫聚而不能

而斷斷若瞋僧見者以末終而為安隱富人弗
公道也余愚焉倚氏白圭以彼其取鬻顯諸侯則樂
行其德矣是故其商雲間也十三視息負則貴之人
有急則解衣而响沫之以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歸
焉富者惜其貲貨者焉為重積而不居迹名而名隨
斯東泉公之行也司馬庭曰有徵乎應兆曰夫十起
不起者私而公之跡其兄弟之子猶子也已微獨姪
也公之友有其子與資斧而懼討于父者亡奔公公
曰緩急人所所有也而罪而投我而我安得憖然而已
暢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乎于是昇之金使賈賈大有橐焉而歸而後為父子
如初也君子曰此非獨其能施也其與人交久要不
忌許之以信已字其亡人出之阨其大誼有足多者
今儒圭束紳而為士人者其于友不趨煦煦厚也乃
此其落井反下石焉而何責于賈賈者邪東泉公以
布衣非有王公大人之識又非有晉陵以來縛其躬
也而其矜節及若此者何也則天性然也而廷株又
曰翁有子聘而未婚以殤而其女曰吾已字汪氏矣
遂為之守義至于今倘所謂相觀而善非耶夫天道